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本刊已呈請登記中



編輯者：筆陣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印刷者：成都環球印刷廠
 總經售：跋涉書店
 代售：本埠各書店
 通訊：東城根街半節巷寄處
 訂定每半月出刊一次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詩歌與民衆 荒草

一、
 唐詩，宋詞元曲的發展，爲什麼會成爲那個時代的代表的詩的形式呢？原因是當時民衆生活的樣式與詩，詞，曲體形式是相一致的。

從貴族的文人學士的詩歌更上來看吧；王昌齡他們的詩是流行於歌妓舞臺裏的，宋詞大半可唱，蘇東坡有關西大漢唱大江東去的故事，柳永的詞更是一凡有井水處，莫不歌一唱的，元曲則完全是在民衆口頭歌唱的，在元曲中，我們發現了詩歌與音樂的一致，發現了詩歌的語言與民衆口語的一致，詩人與民衆的一致。

而這些新形式的產生，是有着中國的或世界的詩歌史的發展淵源。後來，這種新形式已由民衆普遍的歌唱而進步到成爲支配那個時代的詩的主要形式了，這才引起了「文人學士」與封建領主等上層階級的注意與愛好而被採用到王公貴族的宮廷裏去，於是那種新形式也被珍貴了貴族的生活形態而漸被披上了虛偽的華麗的外衣，而變爲貴族領主的專利品，於是這種形式與民衆絕了緣，民衆從自己的生活形態上無法了解牠，於是這新詩歌形式老舊了，成了完全形式主義的東西——所謂時代末流的空洞的詩歌。

然而同時在另一方面，因爲民衆經濟生活底不斷的變異，新的形式又漸漸地單獨隨着民衆詩歌的歷史發展而從民衆生活勞動過程中萌芽了，而發育成長起來，於是前一種詩的形式便被否定了。
 這過程，如果從唐詩說起，唐詩是一個肯定，宋詞是唐詩的否定，而元曲便是否定之否定。

二、
 新形式的產生，在最初是經過了若干無名詩人的創作階段的。他們配合着當時生活環境的具體情況，從舊形式的漸變而突變爲新形式的創造。這些詩人，也許有些并不識字，然而在勞動的過程中，他們能够配合其生活的調子與勞動的節拍而創造自己簡陋的真實的詩歌，把牠唱出來，不一定寫在紙上，可以由口授而傳遍各地，後來有那詩歌或補配上譜，或把原來的詩記上格調以之作爲範格，使稍稍成了定形，這就經過了許多詩人把牠改進與發展，於是才又形成了另一種詩歌的新形式。
 這是詩歌的新形式的發生發展和飛躍到另一新形式的轉變過程。

三、
 離開了民衆是沒有詩歌。

第六期目錄

詩歌與民衆	荒草
古詩與古字	丁
通俗和利川	葉
雜文	葉
虛驚	劉
看洋兒打車有感	葉
偉大在那裏	毛
詩	波
菽麥	非
五月的歌	白
小說	非
採桑	高
本會消息	本會

每份定價二分

南京圖書館藏

有些人在懷疑詩歌的出路，這是錯誤的。詩歌必然有牠偉大的前途的，現在的缺點不過是在詩歌還沒有真誠的表現民衆的情緒。詩歌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真的詩歌不會與民衆隔離，詩歌的語言的運用也不會與民衆口語相隔離——詩人與民衆是一致的，一種新形式的發生健全與成長的過程都是詩人向民衆學習的過程，都是詩人和民衆一致勞動的過程；詩人的詩，民衆可以了解 and 歌唱，民衆的情感，詩人也完全能夠體驗和把握，詩人是民衆，民衆也是詩人，那種新形式自然便有了光明的前途，而產生出偉大的詩篇。（這兒，我認爲中國詩史的內容不應僅限於士大夫或文人學士之詩的。）

所以現在，問題不在民衆離開詩歌，而是在新詩歌自己應如何去深入民衆，詩人要眞實的去向民衆學習，目前新詩歌的產生並不是違反時代沒有出路的，反之，新詩歌的質化或封建化才是違反時代違反民衆的。現在詩人都認清了這點，但僅能認識是不够，主要的是要去「實踐」，要深入民衆，了解民衆，運用民衆口語活的語言去表現民衆眞實的情感。光是理論是不難的，認真去實踐才是難的，但在實踐中我們才發覺詩歌這利刃的效能！

蓬子先生在抗戰文藝二十七期上說：「五四運動的起來，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和中小市民的個人主義的情緒的拾遺，落後民衆全無不解，仍然浸潤於封建藝術之中，詩也如此。」這些話，正確的證明了新詩歌的興起是合乎詩歌歷史的自然發展的。什麼時代必然的會產生適應那個時代的新詩歌的形式。

而那時資產階級的小市民的詩歌，是并不足爲奇的，那時，新興的資產階級階級，民衆的一部份才開始走入無產階級的路，大部份仍舊留在封建圈子內，從

古書與古字 丁易

這簡直是一個駭人所聞的「奇蹟」！現在，展開全面抗戰的現在，還有上萬的十多歲的青年孩子們抱着歷史百家雜鈔在「嗚呼嗚呼」，捧着字學舉隅在練習「會試」「朝考」的楷楷！可憐的青年孩子們實在受不了了，哭聲請求換一點新的糧食，然而半空裏却飛來了皮鞭：

「這，這是『國粹』，你不是中國人！」於是這些青年孩子們在皮鞭底下又只好哭喪着脸抱着「國粹」在嗚呼，眼睜睜地咬着牙述着氣喘着毒汁！

這話說來真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然而竟沒有聽見受到什麼懲罰。
「國粹」這名詞通不通，以及「國粹」是不是應該保存，這早已討論過的，連在十多歲的青年孩子們未出世以前，而今還要來翻十幾年前的舊帳，實在誰也沒有這耐心，即使有耐心翻出了，皮鞭們是無理可講的，而且說了他們也不懂。現在我們就退一萬步說，承認「國粹」是通，是該保存，然而一翻歷史百家雜鈔和字學舉隅便能代表整個的「國粹」？這恐怕二十年前提倡國粹的人聽了，也要搖頭太息說這是一「淺人」之見罷。

底下便是一個保存「國粹」的故事：據說有人主張寫「者」字的時候，左傍應加一點，否則便是一「俗字」，學生寫了要扣分。原來字也有雅俗之別，不知道什麼字才是「雅」字，想來古字總不能不「雅」了吧。然而翻遍了甲骨卜辭，鐘鼎銘文，史籀大篆，李斯小篆，兩漢隸書，（這已經不「雅」了，這原來是給「草隸」們寫的字。奇怪得很，現在却爲許多雅人

蒺藜 菲洛

（入那烈蒺藜，鮮花如夢，密實如雨，大可豐收，以利抗戰，喜而成此。）

含着淺淺的笑臉，
你優雅的淑女，
低垂着柔細的項頸，
搖擺着婀娜的腰肢，
在成都平原上，
睜眼紅的希望，
吐豐收的紫語，
結最豐的米實。

含着深深的蜜意，
你溫醇的淑女，
高拋驚的梭針，
急驟燕的剪羽，
以全力增加生產，
繡織着一羣溫彩錦，
展示豐饒的季節，
把持源源不竭的糧機。

二十八年，五月，七日。

農村初走出來的詩人一時或也不免會憧憬迷濛於資本主義城市的五光十色的畸形的繁榮，我們何能苛求於那時的詩人呢？應責難的是當前我們的詩作者自己！

詩歌與民衆有着這密切的關係，現在爲了抗戰，我們雖不敢說對一切有井水處，皆能歌一唱我們的詩歌，但只要我们詩歌工作者能真的深入民衆，詩歌的偉大的前途正展開在我們面前呢！

一九三九，四月三日，成都

「通俗」和「利用」

葉鼎彝

文藝的通俗化和舊形式的利用，近來討論得很多，爲了要將這問題擴大和深入，「通俗」「利用」這兩名詞便不能不加以正確的解釋。

我們知道中國新文藝運動，是伴隨着五四運動拾起頭來的，五四運動的不徹底影響到文藝上也是同樣，因此這一運動開始的企圖是想將文藝深入民間，換言之，就是現在的所謂「通俗化」，但是結果呢？却仍然落在少數的「小衆」們手裏。以後雖也會掀起過幾次大辯論，如前年的大眾語文學論戰等，不過總沒有等到討論出一個具體的結果來，却又無聲無臭的停頓下去了。

目前由於抗戰的開展和深入，爲了宣傳訓練民衆等等關係，從實踐中感到文藝「通俗」的必要，因而對帶的又提出了「利用」舊形式的問題，這從中國新文藝發展史看來，正是繼承着五四時新文藝運動的目的以及大眾語文學論戰等一貫的發展擴大下來的。在目前，加上了現實需要的力量，促進了人們重新對它加以注意。因此這一問題的提出，應該不僅是止於「通俗」和「利用」，而應認爲一個有全國性的文

們所愛戴的。六朝碑版，在「者」字的左傍却找不出一點來！這，他們根據的是什麼？却終於被我給查出來了，原來他們根據的是滿清時代會試朝考的習字範本字學舉隔，他們還在幻想着青年們以後將要赴縣試府試無試照！

這是不是一個「奇談」？這樣絲毫不懂得「古」，絲毫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謂「國粹」的人，（仍然假定「國粹」這名詞是通的話。）却口口聲聲嚷着「復古」「保存」「國粹」這不但可笑，簡直是可鄙！說到這裏，想起二三十年以前，顧亭林會主張用周秦古音說話，江良庭用小篆寫藥方，這倒是復復古的，然而當時已有迂腐之說，這故事也許他們不知道，也許知道而不敢講。因爲周秦古音究竟如何說法，而字究竟如何寫才真古，他們是不知道的，他們只知道「者」字的左傍應加一點而已！

老實說來，古書我們並不是不讀，不讀，我們還要研究整理，批判接受；古字我們並不是不編，不備，我們還要辨別比較，訂正真偽。但還是少數又少數人的工作，却不可求之於一般人，更不可求之於一般青年孩子！同時做這種工作的少數的人也只有做普通工作的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偉業」！至於古書僅止於「讀」，古字僅止於「認」，一味崇拜，毫不辨別，這種人實在乎個也不需要，因爲這是販賣醬汁！

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有位先生勸青年們課外讀讀莊子文選，會遭受當時文壇許多斥責。却想不到六七年以後，却有人拿歷史百家雜誌來做青年們的正式課本！

這更是十幾年前的的事了，漢字必須改革，已經成爲定論。五年前教育部並且頒布了一批簡體字表，却想不到今天道有人還帶着青年寫漢字學問。

這實在是一個「罪孽」，然而這「罪孽」却並沒有得到懲罰，而今還眼睜睜着這「罪孽」扳開青年孩子們的嘴在灌醬汁。

想起魯迅先生在十幾年前會喊過「救救孩子」的呼聲，想不到這呼聲而今還需要人來喊，這真教人有「無從說起」的感覺。

五月的歌唱

白非

五月，傾瀉着生命的洪流，
艱辛苦難的深宵裏，
佩帶奴隸枷鎖之羣，
激起美麗的夢——自由的渴求。

五月，初昇壯麗的驕陽，
海洋的天空太晴朗，
肥美的草原太芬芳，
豐饒自由的果子正在生長
光輝的世界啊，
溢溢着熱情的歌唱。

五月，燦熱情的生的時光，
像呼嘯的海潮，狂暴的浪，
刺激那踴躍壓碎的民族，
告訴他們說：

「雅」運動！

說文藝要「通俗」，顯然地這承認有對立的「雅」文藝存在，這「通俗」是由「雅」通到「俗」的，這樣把文藝分為「雅」和「俗」的對立了起來，是不十分妥當的。因為要說「俗」，那麼文藝的起源根本都是「俗」。後來之所以會「雅」了的，是「雅」掠奪了「俗」，是少數人把文藝從「俗」通到「雅」，再加緊「雅」化了以後的產物。換句話說，便是一切文藝的開始，都是從「俗」的大眾們手中生長的，到相當的時候，被「雅」的「小眾」們看中了，便掠奪過去，給它披上了「雅」的衣裳，於是便永不復屬於大眾，而大眾們却又創造別的了。不過奇怪的便是這些被掠奪的文藝「雅化」以後，往往過不多久便走到了絕路，因此這些「雅」的「小眾」們便又不得不作第二次掠奪。於是便創造了被掠奪，掠奪了又創造這樣地循環着一直到現在，這，只要有一點文學史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的。就中國來說，詩的四五七言的消長，文「方面詩詞曲的遞變，全都是依着這路線進行的。

明白了這，便知道所有的文藝開始原是大眾們創造出來，這是真的文藝，後來被「雅」的「小眾」們掠奪過去，變成了「雅」文藝，然而却是被強盜了以後的文藝。同時更可知這，大眾們雖然把文藝創造了出來，而且在他們手中生長了一些時候，可是却沒有等到在他們手中成熟，便被「雅」強盜了！

因此，目前的「通俗」文藝運動，該長把文藝交還給大眾，不但要它在大眾們手中生長，而且要它在大眾們手中成熟，不應再讓「雅」來掠奪它，強盜

它！我們從今以後永遠不需要被「強盜」的文藝！

既是要把文藝交還給大眾，那麼「利用舊形式」的「利用」二字，便也有些不妥，「利用」的意思是含有無可奈何不得已的暫時性的，好像是因了要把抗戰的道理去宣傳給大眾們知道的障蔽，只得把「俗」來利用一下，等到抗戰建國成功以後，文藝仍然是要回到「雅」的。假使是這樣去看，那誠如一般人所相心的，文藝將從此低落了。正確地說來，「利用舊形式」，該是批判地採用舊形式，而企圖產生出文藝上的新形式！近來要求創造新形式呼聲很高，實則新形式的產生，便是該以把文藝交還給大眾為目的，而來批判採用舊形式以及一切西洋文學形式慢慢地學習研究才可以得來，決不是憑空能「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們應該把文藝通俗化認為是把文藝交還給大眾，而利用舊形式該是揭棄舊形式。

當然這些觸到的方面太多，不是短時期所能達到的，現在僅僅是個萌芽時期，一切還需要我們多方面的去學習努力，把這問題認為是一個有全國性的文藝運動，並且要求這運動有着廣泛的發展，深入的研究，這是萬分必要的事。

總會消息

1. 文協籌備隊已由黨政委員會資助三千六百元，本月出發，領隊者為王禮錫，宋之的，參加者共十五人。
2. 前方戰地慰勞隊亦於本月出發，文協參加者為郭沫若，胡風，姚蓬子，王平陵等。
3. 「抗戰文藝」照常出版，轟炸專號在籌稿中。
4. 文協對國際宣傳工作，進行甚力，已請外賓參加，決出「抗戰文藝」英文版。希望各方投稿。

用鮮血去塗寫「反抗」。

五月，東方中國最光榮的一刻，
四萬萬五千萬黃帝的旗號
突破黑暗，死亡

高舉着「解放」，
用血筆在五月記上真理的芒光。

五月，在東亞，

千百萬中國的兒女

狂嘯般的，勝利的高唱

「從恐怖和滅亡的重圍裏去尋找
尋找那煥發的自由的曙光。」

五月，中國大眾寫下的榮光，
壯烈的歷史，

創造着新的勇敢，

看，這美麗風聲的主人

快要把凱旋的旗插上

被毀滅了的暴敵的廢丘上。

看洋耗兒打車有感

蕭蔓若

小時候在家的街鎮上，看過「洋耗兒打車」。小小的木匣子裏，掛着一個活動的車輪，一隻雪白的耗兒，跳在那車輪上，四隻腳拼命往前跑，車輪便飛快地轉動起來；它轉得真快，你只能看見白花花的圓，倘使先不知道，一定認不出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如此若要繼續一兩分鐘之久，才忽然而停。然而正當你要轉過頭去認它，——那位車輪的轉動者——它却又忽地轉動起來了。週圍往往吸住一大團人，不僅是我似的小孩子，還有大人，雖然明知這事情非常簡單，却也頗叫人看得着迷，發呆，至於久久不肯散去。

那時我總奇怪，為什麼一隻小耗兒也會「打車」，精論是它實在「精伶」。而它却又非普通的耗兒，是冠以「洋字」的，除了覺得「精伶」之外，並將它看得十分寶貴的了。然而，想這為已有，却確沒有那意思，並非不願想，而是那簡直比竊賊還想吃天鵝肉還要可笑。只好常常跑到那別人所有的匣子邊，迷戀三陣，陶醉一陣，然後滿足地走開。

後來，不知怎的，沒再能看見這玩藝了。後來，彷彿自己也漸漸變成了大人，離開家鄉，走到更遠的地方去，也早就把這事完全忘記掉。

這次到成都來，居然又發現了它——洋耗兒打車，不過，要拆到人家中去觀賞，似乎已失掉了那種天真，偶然打從有看那個把戲的跟前經過，只覺不自禁

地用眼睛把它瞥一眼。前天到一家理髮店去剪頭，恰巧在我座位的左側邊，木枱上，放着一個「洋耗兒打車」的匣子，周圍除了一隻雪白的小傢伙，還有一隻黑的。它們在輪轆地「打着車」，「然有介事」地頑皮工作；從我進理髮店起一直到出店，它們幾乎沒有一分鐘停止過活動。看樣子，它們真得意忘形，彷彿在幹着一樁大事業給人們看。

至於我，也好像回復了童年，居然對它們又迷戀起來了。我不願理髮匠怎樣玩弄我的腦筋，只一心一意地斜着眼睛注視着那隻匣子，以至於有時，要勞理髮匠用更大的努力才能把我那左轉的頭扭正過來。這下子，我才恍然於人是這般沒有意識的動物了。明明是一隻簡單的耗兒，給人們捉起來，關在匣子裏，它便顯現本事，「打着車」，自己彷彿也以爲實在頗爲「精伶」，可以眩惑觀衆，以實那厚薄無結果地永遠在「車輪」上翻滾，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終竟也不過落得人們的發呆。然而人們在匣子之前，居然也會認真地看得着迷，發呆！

我坐在理髮匠的椅子上，閉了閉眼睛，於是看見了無數隻的大耗子，正給別人捉進一個大的匣子裏，在怪起勁地「打着車」，「然有介事」地在頑皮工作，看樣子他們也真得意忘形，彷彿在幹着一樁大事業給人們看；他們也確轉動得真快，你只能看見烏烟氣一團，倘使先不知道，一定也認不出那究竟是什麼東西的。大耗子中間最大的一隻，背上分明是寫着三個大字：汪精衛。週圍自然總有一羣看客，他們也明知道那毫無結果地永遠在「車輪」上翻滾，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終竟也不過只落得人們的發呆，然而站在那簡單的匣子之前，居然也頗有人會認真地看得着迷，發呆！

我畢竟又恍然於人是這樣沒有意識的動物了。

五月二十六日

請各會員將遷移後的通訊處寄成都市政府秘書處何君轉，以便寄上各種會刊及證章等。請多寄稿來！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徵文通告

- 一、徵求十萬字以上創作小說，中選者一冊，由本會組織專門委員會評選決定。
- 二、題材限於（一）前線的戰鬥情勢，或（二）淪陷區域的生活動盪，或（三）後方生產建設的進展。
- 三、中選者受獎金壹千元。
- 四、徵稿期本年十月底截止，送交或郵寄重慶信箱三五號，外地寄稿以發作的郵章日期爲憑。
- 五、評選決定後，除專函通知中選作者外，另再登報通告，可能時並舉行授獎儀式，期限至遲不能在本年二月一日以後。
- 六、附加說明：
 1. 此次徵文，爲本會受貴陽中央日報社，宜昌武漢日報社之託，獎金由兩社捐出，但評選實權完全在本會。
 2. 中選作品，除獎金外，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但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有優先發表權。
 3. 評選決定發表時，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同時連載，連載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以上。
 4. 連載完畢後，作者即可用單行本發表，但轉在封面上，或封面紙上註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定中獎作品」字樣，並得贈送本會及兩報社共登百部。
 5. 如中選者以外，另有優秀作品，本會當設法表彰，幫助作者出版。
 6. 投稿者須寫明姓名，發表時用的筆名，可寫的通信處，作品題名，及簡單的寫作經過，附在文稿前面同時寄來。不得將姓名寫在文稿任何部分上面。郵寄封紙上須註明「徵文小號」字樣。
 7. 文稿須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8. 稿件須留底稿，郵寄時且須標號。
 9. 稿件須寫清楚，不另回信，但落選的作品，當分別寄還作者。

虛驚 劉盛亞

最近，我會同着一個朋友在十二點到兩點鐘之間的空閒時間去觀看。評戲是以放浪著名的，因此在白天也滿座。

觀衆大半都是年青的女人，而還有一些女人都打扮得很時髦，但是在風韻一方面說哩，她們是簡直沒有。我從清楚的聽見好幾個觀衆的對話，那簡直同下等流氓講話沒有分別。

台上的人並不好作戲，幾乎把戲劇當成兒戲一般，他們任性的打趣着，用有趣的言語與動作來博取觀衆熱烈鼓掌與狂叫。

樓上後排突然站起一個人，接着兩個，三個……這樣一個波動立刻蔓延到樓下，人們擁擠着向出口去。在嘈雜的人聲中夾着桌椅折斷聲，茶杯叮噠聲和小孩的哭聲。

一個小伙子站在台旁的出口處搶女人们的皮包，他的技術高明得很，我看見他到手了三個。其中有一個裝上槍着實的女人是發覺了這個的，但是那扒手祇把槍向前一推，別的人像浪一樣把她掃走了。

我同朋友坐着沒有動，我們打算等人走鬆一些時再走。

但是過了短短一會之後，人們又慢慢回來了。我的身旁丟下一頂無主的呢帽，遠遠的一件女人的大衣。

戲又演下去，不聽觀衆却不如剛才那麼多了，因

採桑 高寒

爲了唱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三胖的背吃了真珍的五斤，四寶的屁股蛋挨了兩脚。

四寶說三胖的頭，三胖說四寶先唱的，你恨我，我想你，二人立刻成爲仇敵！

兩個不害怕的短命鬼不聽話！偏唱了讓鬼子聽見把你們釘在牆上！

真珍氣憤憤的又回到北上房裏，守着一天比一天沉重的媽媽。手中還補自己的一件破夾襖。

四寶今年五歲，三胖九歲。雖然真珍才是十五歲的女孩子，可是已成了家中的主人，一切都管照動手。

爸爸在第一次日本兵到時給拉走了，媽媽問了三次神傳不到答案，哥哥前兩個月跟了游擊隊走，媽媽病得有十天不能下炕，三胖四寶又那麼不懂事！惹得真珍瘦又黃像是一二十歲的人。

四寶走到那小土堆上去挖坑。

三胖又走到同他哥哥喂牛的牛棚裏。牛不見了，哥哥沒有了一屋子冷清。

拉開那牆角裏的一張破桌子的抽屜有些生氣：——姐姐才可恨！把別人的歌本，抗日課本，全燒啦！

在那放滿了爛紙，木屑，破皮條……的抽屜內亂翻，他像想從那裏面找出點寶貝來。

一張掛着淡黃的紙上爬滿了小黑點，小黑線。黑線還在蠕動，有的是一半黑點一半黑線，此外便是膜狀的小空白殼。

三胖真樂了，樂得把剛才想流出而未流出的淚都

滾出來。

四寶，四寶，快來看，這，這出來！

那裏？

快，我拿着。

兩個人把剛才的氣恨又扔到一邊了。你看，這幾個快餓死！

還不知出來多少天？

快去採桑，那幾天不是東坎上桑樹生了芽嘴

可是真珍把門插上最高的一層，不讓他倆走出門一步！

摸黑跑回北房裏沒動靜，姐姐沒有注意他們，二人偷偷走到門洞裏。

三胖計上心來，叫四寶登在他的肩膀上，由後開最高的——道門插管。

兩扇門張開了口破的叫了一聲，嚇的三胖出來了一身汗！

兩個人像走出了鐵門，又驚又喜。

快有十天了，他們沒有看到這郊野美麗的春。太陽掛在西南天上發着溫和的笑，真快，柳絮都噴出來，楊葉兒又胖些，池塘岸的草野花，生得真飽

勁，麥苗兒吐出了小穗，蜜蜂與茶花正在熱熱期。北園裏的春禾初夏，正是孩子們最喜愛的天氣。可是，孩子們的心多半快樂埋藏着。

這，小劉莊，在×城東南角上。房屋是披黃燒炸壞了五分之四，人只餘下了幾十個最老的，最小的。爲了不使那紅膏藥旗在古城樓飛揚，這城及附近是經過了大小十二次戰鬥，新生命與罪惡在那裏交互生長着，毀滅着。

此讀計們也不知先朝那裏賣勁。

「昏報——」一個聲音喊着。

人們像被死亡追逐着一般，更盛於第一回，擠着，跑着，喊着向出口處逃命。

我們也站起來，交抱着臂膀保護我們的肺，用最大的努力站着使我們不被別人擠走。

這又是一場虛驚。

能活着的時候不妨找點娛樂，把娛樂當作生活的第一要素，等到死亡的影子現出時，我們就逃，就逃！死亡的影子第二次的消失了，他們會重新一次很安閒地踏進園子裏來的。

又有一部份麻木的人回來了。戲繼續的演下去。但是我再也受不了，激情打着我，我的鼻子發酸，我的眼淚不能抑止的流出來，我拿我的手肘一拐我的友人，於是便隨着我走出園子。

天氣很好，是春天了。謠言的風浪已經過去了，今天他們可以不再關心自己的生命，因為敵機今天不會來了。

友人向我苦笑。

我也苦笑說：「爲甚麼生下來了爲甚麼活着？這些人都是不知道的。」

本會會務報告

本月三日本會舉行茶會，到會員三十餘人。討論和報告事項如下：1.在此疏散期間，本會會員多有隨機關學校到各地的，本會與會員間，會員與會員間，應互相取得密切聯繫，經常通訊。各會員就散所在地即作爲通訊站，在當地建立並開展抗敵文藝工作。2.本會除將經過成都赴前線，本會決議屆時開會歡迎。3.2.會員證章，總會將寄來，收費後即分送各會員。4.成都市政府按月補助本會二十元，五月份均已領到。

一條大道，近幾天除幾個獸軍騎馬走過一次外，沒有一個人，畜牲的足跡，春耕的農歌只有在回憶中尋覓！

荒涼了！到處是橫臥着屍骨！連一個獵狗都看不到。是把這裏送回古遠的野蠻時代那麼死寂！

不！這就是「正道樂土」。

——胖哥，你看南院的桃花開嗎？

——哈，可不。長的桃比買的甜。

——走，拆採桑，姐姐知道不讓。

——不，快採桑，姐姐知道不讓。

——歡樂的跳着，沿着青田中間的小徑向東坡上

這裏的土地是不高與生桑樹的，東坡上的幾棵生得不健壯的桑，是成了這附近村莊的蠶唯一食糧的來源。蠶在這裏只是兒童們的一種有趣的玩物，數目很少。每年這都能勉強供養到蠶生出了後代。

在往年，這裏的命運是太悲慘了！每遙走進了這樣的春，每棵桑樹都陪着一兩個小孩子，多麼小的嫩芽都被採了去。可是今年有些異樣，葉子生得這麼肥還沒有孩子來理過，失去了那無數小手的撫摸，葉兒都變了顏色，感到不快！失去了生命的意義。

——四寶，你看樣子也出來了！

——啊！二十天就能長紅。

——黑了才甜呢。

——四寶幾乎流出了口水。

——三胖很熱烈的爬上那棵最高的桑樹。好久沒有爬樹了，興奮得爬到再不能爬的桑樹上。

——胖哥，給我摘個下個椰子，看能不酸？

——拍吧！拍吧！拍吧！拍吧！

幾聲槍響，劃破了沉寂的空氣，穿過了老年孩子們尚未安定平靜的心神。經驗告訴他們，槍聲是不幸來前的預告。

三胖哇的一叫，落在一個坎尖上，臉上已有了血！

五個獸軍，像兒戲，像取飛禽一樣，第四顆子彈才將三胖打下桑樹。

——媽呢！姐……

四寶嚇得向家中飛跑；喘不上氣來。跌了兩個跟頭都忘了哭。

——真珍被槍聲引到院中，看看沒有四寶和三胖，正在懷疑，聽到四寶在窗外叫，心中跳得緊緊張張。

——在門洞裏，四寶聽到姐姐的懷裏。

——四寶，喊麼？三胖呢？

——四寶瞪圓了眼，半天才說出話來：

——胖……胖……胖……

——斷續的報告她那沒有認識清楚的消息。

——活該，揍不死的！那個叫你們出來！你也不

——怕死……

——真珍狠狠的看了四寶兩眼，她認爲姐姐的眼比手還可怕。

——姊妹二人剛踏上東坡的空地，那五個獸軍正從東

——菜園的牆頭後鑽出來，鬼崇的先探探頭，恐怕游擊隊

——從天上落下來。

——嘿，支那姑娘！

——一個獸軍追了上來。

——四寶雖然跑在姐姐的後面，可是姐姐反被獸軍捉

——了回去，像是老鷹抓小雞那樣不費力。這意外的驚慌

——使她連哭的力氣都趕走！爬到她家的牆外幾棵桑樹

——，小心的看着她這不能了解的悲劇的演變。

——怎麼鬼子在哥哥的身上磨刀？

——四寶自己問自己。

——老爺……

——不……

——姐姐的胳膊被獸軍抓着，兩隻腿用力掙扎。

——媽的還跑！

——八各世路！

偉大在那裏 一波

有人那天向我說「何以今日尚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

這是一個老問題，并非三言兩語所能解答的，而且也不容易解答得頗為圓滿。

我只有這一點感想：

「這由於作家們太缺乏偉大的氣質」。

古實有云：「文如其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大概都是看人的氣質如何，再去決定他的作品之偉大與否的。比如曹孟德其人，居然能吟出「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等句，料也不是怎樣老朽不堪的傢伙，而我們一般人對他的印象之壞，不外是中了「三國演義」之毒而已。

從歷史的見地看來，凡是偉大作品，其中不僅充滿同情與愛，而且富有由社會本能所產生的感情。作一清流行的作品呢，不是意識的在作着公式的演算，即無意識的在製造無意識的作物。而作家個人生活之不忠實，之太小心眼兒，之太拘泥於黨派觀念等等便是其重大的病根。

要在今日中國社會中製造偉大的作品，我以為，首先第一，作家們務非去養成他的偉大氣質不可。

真珍的腿子換了一槍托。

這小姑娘叫什麼名？

「把她的名字……弄到麥田裏。」

約席，約席！

禽獸難道是起了道德心，用麥苗來掩蔽罪惡？

四寶看不到姐姐，只有兩個鬼子是立着。一刹那，哈哈的狂笑中，夾雜着真珍的幾聲慘

囉！

五個賊軍都站了起來，看不到真珍。

珍姐從麥田裏跑了罷！四寶想。

給他肚子吃兩刀！

「呀！一呀！一呀！再來把她帶進城去。」

又是一陣哈哈的獸吠！

這羣人在四寶的眼中，比在「神會」上看到的那

「閻王」還怕人！她用耳朵聽得他們沒有一點動靜，才敢着氣跑到野獸離開的那塊麥田裏。

「呵！珍姐！不是姐姐了！褲褲都鋪在身下，滿臉上一塊紅，

一塊白，一塊青！手指上，肚皮，大腿上……染上了片片的血，頭髮上黏了土……

四寶有些發急，用手去撥姐姐的嘴。

還是不講話，眼皮張了一半又死閉起來。

淚視着姐姐的臉，全身……淚視出了淚！

她想把衣服拉出來，可是拉不動！

四寶揉了揉眼睛，又走到東坡上看三胖，胖哥的力量氣大，定能給姐姐穿上衣服，大概三胖的不疼了

三胖，臉上血更多，胸上腿上又多了兩個血口，

把衣服都濕透！還有：十個手指，十個腳指，像小紅

根一樣，都散落在地上，更不似胖哥了！

四寶喘得叫着向家跑，感着後面一個鬼在追趕她

，臉都變了顏色！

不敢回頭看，一定有一羣鬼：紅臉，八條腿，滿

臉的毛，頭上生着角，眼比牛眼還大……在跟着

她！

一直跑到門洞裏，白天鬼不敢進門，四寶感到威

脅小了些。

媽媽這時清醒了罷！見了媽媽怎樣說？

在台階上四寶喊了兩聲媽，得到的回答是她自己

的兩個「媽」的回聲。

四寶爬上炕，伏在媽的臉上。媽的臉真熱，鼻孔

出的氣像是火那麼刺人！

媽媽只翻了兩個白眼，這白眼又送給四寶一點惡

佈！

無目的，無理由的，四寶從炕上滑下來，走到院

中。

大哥也不來，他也不來看看這是怎樣回事？

珍姐還在那裏！輪到什麼時候！誰燒飯吃！

四寶又走向門外，像是尋覓什麼。

幾個烏鴉在門右前方的池塘旁的柳樹上，呱呱的

吵着，爭着宿夜的枝樹。

「嘿！老黃回來了！」

老黃是四寶家的黃犬，跟了大哥走，不知從那裏

又跑回來！除了三胖，老黃是四寶最親熱的朋友。每

頓飯做少了，沒老黃吃的，四寶一定要少吃半碗，偷

給老黃吃。

老黃老黃！

四寶迎了上去。

老黃搖着尾巴，笑嘻嘻撲向四寶撲來。

緊緊的抱住了老黃的頸，四寶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夕陽帶來了黃昏，黃昏撒下了夜幕，黑夜慢慢的

，層層的蓋起了這「王道樂土」……